



忠孝两全

善恶、正邪、忠奸，且看群雄站哪边？

金鞭表精忠，习艺展豪气。皆是一身神威，驰骋乾坤！
纵是黄沙漫卷，英名流传千年……

「清」佚名◎著



呼家将





呼家将

忠孝两全

清一佚名◎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忠孝两全呼家将 / (清)佚名著. -2 版.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8.5
(中国古典名篇)

ISBN 978-7-80595-715-9

I. 忠… II. 佚…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8473 号

中国古典名篇

忠孝两全呼家将

作 者	[清] 佚 名
责任编辑	张 宇
封面设计	晓 乔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话 0471-4919981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980 1/16
印 张	41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5-715-9
总 定 价	75.00 元
本册定价	25.00 元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目录

第一回

呼世子游春出猎
庞黑虎抢亲失命

第二回

庞丞相诡计无施
宋仁宗私访美女

第三回

仁宗帝驾幸庞园
庞多花喜封贵妃

第四回

宋仁宗宠妃僭越
呼得模负屈无伸

第五回

庞丞相提兵暗伏
呼家将一旦倾亡

第六回

王金莲仙缘天赐
包龙图硬救呼郎

第七回

包文正计退庞兵
呼公子病倒王园

第八回

王员外选择东床
牛夫人劝嫂完婚

第九回

钦天监观星覆奏
庞贵妃激怒朝廷

第十回

庞太师兵进长安
包文正钦召来京

第十一回

牛夫人怒打庞奸
赵凤奴力救呼郎

第十二回

赵大郎与妹完姻
庞丞相金山大败

第十三回

庞东海钦召进京
赵大郎夫妇练兵

第十四回

庞四虎领兵灭寇
杨侯显圣救英雄

第十五回

五霸山虎臣遇寇
王金莲产下麒麟

第十六回

呼郎哭别杨令婆
五台山五郎助战

第十七回

齐国宝妻女观兵
擂台上选择东床

第十八回

石头陀跌下擂台
呼守信夫妻拜别

第十九回

花公主奉命擒妖
呼守勇新唐受唬

第二十回

新唐国公主招亲
呼守勇坚却是假

第二十一回

呼延庆解分牛斗
王老禅顽石变虎

第二十二回

呼延庆人山授法
寇直女救出太子

第二十三回

呼延庆授术回乡
王金莲新唐访夫

第二十四回

齐月娥出猎遇美
呼得模显圣囑儿

第二十五回

呼延庆擒妖招婿
叔侄盗祭铁丘坟

第二十六回

牛夫人计救呼郎
包文正法场释放

第二十七回

呼家将途逢兄妹
铁丘坟三复盗祭

第二十八回

宋太子观灯遇害
赵文姬仙指游园

第二十九回

仙岩洞延龙遇美
四虎将带伤逃回

第三十回

庞四虎攻打祝家庄
祝三姐飞马到西凉

第三十一回

花瑞莲徇私放关
庞四虎兵被雾迷

第三十二回

庞东海怒领三军
天定山母子诉衷

第三十三回

呼延庆新唐见父
仙山洞公主成亲

第三十四回

天定山庞琦大战
道童儿广施术法

第三十五回

岳鸣皋助法大战
天定山国宝受困

第三十六回

呼家将大破五行阵
金牛岗杀死庞东海

第三十七回

八王叔代呼面圣主
假宫女三祭铁丘坟

第三十八回

三家村女将出兵
呼延庆飞马出关

第三十九回

庞牛虎戏美亡身
呼家将领兵过关

第四十回

呼家将除奸雪恨
奉圣旨骨肉团圆

第一回

呼世子游春出猎
虎黑虎抢亲失命

楼船笳吹晚霞横，旌节新移宠若惊。
运道风柔思报国，沙场尘敛喜消兵。
恩纶加惠全忠孝，呼氏流芳千古闻。
宋主听奸生祸乱，征辽平寇旧功臣。

话说北宋朝一个大将复姓呼延，名得模，字必显，世居山后，历为汉臣。因刘王失政，去贤用佞，轻听欧阳柬，把呼氏诛绝。幸祖母刘氏怀妊，逃至马家庄上，遂生下呼延赞，年甫弱冠，典坟通晓，韬略且精。正杨业老将军奉旨征辽，呼延赞志欲报仇，遂投宋主，与杨老将军领兵进讨。孰知辽兵不耐战守，一旦遂倾，众夷威服。是以凯歌奏圣，恩蒙宋主加封呼延赞忠孝王之职，赐造王府，又赐金鞭一柄，敕令呼延赞值殿巡察，如有文武不劳王政，就把金鞭打死。已叨朝廷十分隆重，奈何不久遂薨。又蒙圣恩，命必显叨袭父职，敢不克尽厥职。目下朝



呼家将

堂，却喜肃清。夫人杨氏，所生两个孩儿，长名守勇，年登十六；次儿守信，甫经十四。不但熟读孔、孟，且喜考究孙、吴，更习了百步穿杨的神箭。看这两个孩儿的武艺呼得模倒也晚景无忧。

那守勇兄弟，一天到厅，道：“父王在上，孩儿们拜禀。今因天气晴和，欲往郊外游春射猎，特来禀知父王。”“我儿既去游春射猎，须带二十名家将同去。”那守勇道：“多谢父王。”他兄弟两个，你道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紫金冠，两旁插雉尾，身穿银甲白如雪，腰间挂了宝剑，佩了弓箭，脚蹬粉底乌靴，手执长枪，一齐来到厅前。

那时得模见了两个儿子，威威武武，一般装束，心中十分欢喜。说道：“你兄弟两个出去，总要和顺，不可生事。”守勇别了千岁，同了家将，一齐上马，来到乡村。阿唷妙阿，果然桃红柳绿，水秀山清。行来已是山庄，令家将一齐追赶，射的飞禽，戳的走兽，各逞武艺。诗云：

蹀躞巴宾马，陪听碧野鸡。

忽闻仙乐动，赐酒玉壶提。

话说右丞相庞集，字宰翁，止生一子，名唤黑虎，年已三九，因丞相过于钟爱，任耽酒色。幸有多花女儿，年方十六，却是生得国色天姿，品貌不凡，故尔尚未许字。这教：

姣容不易轻相许，须选东床绝世才。

且说庞黑虎在郊外游春，见了东庄赵大郎的妹子，生得十分美貌，果然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我府中娶的妻妾，那个比得他来。”这黑虎想了一计，叫齐一班家丁：“你们同我到东庄抢亲，回来各赏十锭银子。”那家丁一齐跟了黑虎抢亲去了。却是：

金屋鸳鸯展，银河鹊驾填。

吹箫集凤羽，空作风求鸾。

且说东庄赵大郎的妹子赵氏三姐，名唤凤奴，年方十六，“虽是乡村女子，稍知大义，故尔爹妈将奴择婿，要选才貌相当的丈夫。不道爹妈并歿，我兄嫂亦不肯轻诺，是以尚未适人。今因天气晴和，又乃上巳，且同嫂嫂也往郊外游春。那晓撞着了什么庞公子，做出许多丑态。我同了嫂嫂，就回到家里，那小庞又央人来说，娶奴做妾，被我嫂嫂抢白了一场，那做媒的大家没兴回去。方才嫂嫂进来，对我说道：‘阿呀姑娘阿，不好了！说道昨日看见这个尖脸贼，要娶你做妾，我已回了他们。如今听说带了百十个家人，在庄上就要抢我姑娘，这怎处？你哥哥被这班家人捉住，打得七死八活，在地上滚哩。’”

那三姐听了，哭得死去还魂。那晓庞黑虎已领了这些家人赶进房来，见了三姐，喝令：“快来！”那班家人听得庞黑虎叫抢，家丁进房抢了三姐就走。那赵大郎夫妻赶将出来，把庞家的豪奴一搪，大郎跌闷在地。他妻子喊救，那些邻舍赶来，听说庞家抢了三姐的话，那邻舍道：“我们何苦在老虎头上拍苍蝇，不识厉害？我们倒是回去，免些是非的好。”那大郎听说，越发叫喊。

恰好呼家打猎的回来，在此经过，只见他枪挑了鸡兔，肩背了獾鹿，喜孜孜走来。那世子听他悲声凄惨，勒马问道：“为何啼哭？”那大郎道：“二位将军听禀：小人有个妹子凤奴赵三姐，今被庞丞相的儿子抢了去了。”“呀，有这等事，难道没有王法的么？你们且不要哭。他从那一条路去的，你来领俺前去，管抢还你的妹子便了。”“多谢将军！”

那大郎洒开大步前行，世子紧紧追来。过了几个山坡，环绕几座村庄，不觉已是小安山了。略略转个小弯过来，远远却有一簇人马，好似哭声影影。那大郎道：“二位将军请看，那前面影影的，只怕正是



呼家将

了。”

那世子就勒住了马，望这一望，径拍马加鞭，一直飞赶前来，大喝一声道：“呔！庞黑虎，你这狗强盗，太没有王法了。这样升平盛世，胆敢抢人女子为妾，你就该死哩！俺呼爷爷最肯救人，不肯害命，快快把三姐还他！”黑虎道：“呔！你这乳臭的孩子，敢来阻挡？谁人不知俺庞公子今日娶妾，胆敢拦住，你还不快快走开，让俺过去！”

那世子道：“呔！狗强盗，你不晓得俺呼守勇、呼守信的厉害哩。俺父王在朝秉政，谁不敬服？你说老子既做丞相，为何不教训你这畜生？敢来抢掠民人的女子，俺今教训你这畜生，快把三姐送还了他们就罢，如敢不依，管教你的狗命不保！”

那黑虎听了大怒，即喝令家丁：“你把这个小忘八拴了！”那家丁走来，毛手毛脚，思量拖拖拽拽，那两位世子就将马鞭乱抽乱打，这些家丁打得抱头鼠窜，个个逃走。

那世子又纵下马来，一把扭住了黑虎，提起拳头，打得他乱叫乱喊：“阿唷唷，饶了我罢！实在打弗起哉，看我爹爹面上，放了我罢！”“咳，你这狗男女，不说老庞也罢，提起了他，还要打你几下！因老庞不能教训，有你这个不肖横行不法。”“阿呀小千岁，我如今再不敢了，放我去罢！”

这呼世子想起临出门的时候，父王再三吩咐，教兄弟两个不可生事闯祸，守勇道：“兄弟，且放了手，叫他将三姐交还了大郎夫妻领回，就放了黑虎去罢。”这教：

鳌鱼脱却金钩钓，摆尾摇头再也不来。

那大郎夫妇同了三姐，一齐叩谢道：“承蒙小千岁相救，还求保送一程。”那世子一想，却是不与保送，恐他在路抢劫。“既如此，我们送

你回去便了。”“多谢小千岁!”那守勇兄弟同了家将,一齐上马,保送三姐回庄,然后回去。

那庞黑虎同家丁看世子上马去了,他们才走出来。扶起黑虎,黑虎道:“阿呀不好了!我身子难动,不能骑马,只好你们驮我回去的了。阿唷好痛阿!咳!小呼,我同你什么冤家,又不是你的妹子,要你出尖打得我这般苦恼。回去告诉了爹爹,少不得启奏朝廷,把你姓呼的砍为肉泥,好出我胸中的怨气。”那黑虎一路唠唠叨叨说个不停。

这家丁驮了黑虎,正到厅前,恰好丞相出来,见了黑虎倒吃一唬,说道:“儿阿,你好好出门,为何如此回来?”“阿呀爹爹,不要说起!孩儿东郊游玩,那晓遇了呼家两个儿子,同了许多家丁,在东庄抢劫人财,夺人子女。那乡村上人人痛恨,个个切齿。孩儿见了呼家,劝说了几句,那晓呼家不听也罢,这小呼反令一班恶奴赶来,不由分说,一把扭住了孩儿就打。说道大宋皇帝还是呼家把他做的,又道孩儿是奸臣之子。是以孩儿与他争了一场,被他打得这等厉害。”

那丞相听了黑虎的话,看他又打得这般光景,就唤家丁,喝骂:“你们这班奴才!小主被人扭打,不即解劝。”那家丁道:“太师息怒,容小人们告禀:昨日公子游春,见了东庄赵大郎的妹子凤奴三姐生得标致,要娶他做妾,想是赵家不肯,今日公子叫小人们同去。到了东庄,看见了三姐,教小人们驮了他来。小人们听得公子吩咐,只得背了三姐就走。不道行到半路,那三姐的兄嫂同呼家两位世子赶来,要还他的三姐。因公子不肯还他,与公子扭将起来。小人们连忙相劝,被他也打在里边。直等他们去了,小人们就驮公子回来,小人无罪。”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呼家将

第二回

庞丞相诡计无施
宋仁宗私访美女

曲填新恨谱，寥寂伴灯昏。

玉碎怜衾冷，依依梦返魂。

话说庞丞相听了家丁这般说来，原是公子不守规矩。“但呼必显不该放这两个畜生，打得我孩儿这般厉害。倘有差迟，我老庞也不肯就罢。别人怕你功臣，偏偏我不怕你。丫环走来，好好扶了公子进去。张文，你去请了太医，速速调理。”张文道：“晓得。”这教：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那呼守勇兄弟送了三姐回到东庄，那大郎夫妻同了妹子凤奴叩头谢道：“今日若然不是二位将军相救，一家三命不保。小人无以相报，欲将舍妹奉为将军侍妾。”守勇道：“既承相许，待俺娶了正室，再聘令妹便了。”那呼家兄弟就作别大郎夫妇，离了东庄。不觉红日西沉，才到府中，见了爹妈，把游春射猎的话说了一番。那弟兄两个回到

书房里边。这是：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培柳柳成荫。

且说庞黑虎，自从那日被呼家两个世子打坏驮了回来。不觉恹恹沉重，病愈加增，医药罔效。那抢亲的时节，不想今日之苦楚，只道红鸾照命，谁知白虎临宫。黑虎在床，自叹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不道说了这话，就两足一挺，两眼一睁，竟就死了。

这班妻妾哭得悲楚异常，这些家丁碌乱匆忙。那丞相同夫人、小姐，听说黑虎死了，大家唬得一身冷汗，赶到房里，放声大哭。独是多花小姐哭得有腔有板，又说道：“爹爹，你为何不立出个主意，现在哥哥被呼家打了死的，理应要他抵命。为什么爹爹不上本章？”

丞相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父的岂不知杀人偿命的道理？但是你哥哥为了抢人女子，被人打死，我若上本奏了，那呼必显定然也是一奏。那时朝廷就要究出抢亲的事来，为父的先认个治家不正。那赃君之罪，怎么逃脱？故此不便启奏。这小呼打死了我的孩儿，难道罢了不成？少不得慢慢的复仇。自古道：‘一报还一报，毫厘谁肯饶。’闲话少说，且把孩儿殓了再处。”

那太师一声吩咐，家人碌碌匆忙。这一班黑虎的妻妾，都是悲悲切切。惟是他妹子多花，更哭得凄凄怆怆，声韵悠然，说道：“小妹定要与哥哥报仇的了。”

这教：

有仇不报非君子，兄长含冤我与伸。

且说真宗皇帝驾崩，遗诏皇后权宜处分军国。诏第六太子名禛——仁宗即皇帝位，改元天圣。诏颁天下，大赦钱粮，释放狱囚。册封曹后为正宫皇后，张氏为东宫贵妃，刘氏为西宫贵妃，各赐了仪仗。



呼家将

那嫔娥太监,各个加赏。文臣加级,武士加封。不道仁宗皇帝在宫常自忧思,每于行幸之次,未得称心。“联想陈琳是寡人的心腹,召他进来商议,必要采访国色,以快朕意。”这教: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那仁宗想了一回,即召陈琳进宫,将觅美女的事谕了陈琳。那陈琳就领旨出朝,打点择日起身,先到苏、扬一带探访。

那右丞相庞集,在朝闻说皇上密差了陈太监到苏、扬地方采访美女的消息,心中想道:“朝廷已有六院三宫,岂无国色?我想如今既是朝廷选妃,若将小姐画个图儿进呈,只怕倒有十之八九。倘然朝廷选中,庞家的富贵却不小哩,那呼家的仇就好报了。咳!可惜老夫已经位列三台,不便将女儿进献的了;若是进了画图,将来僚友面前如何说法?他们讥消起来,就不好站在朝堂了,这个机会只好错过的了。”丞相又道:“不妨,且去同小姐商议,看他可有识见。”

那丞相来到里边,见了小姐,说道:“女儿,为父的今日听得僚友说,朝廷差了陈琳到苏、扬地方,去觅访美女。我想小姐的容貌,若画了进去,只怕朝廷见了,不怕不是上选。小姐就是贵妃,为父的就是国丈,岂非大富大贵!但是僚友必要耻笑于我,只好说说而已的了。若是错过这个机缘,岂不可惜,将来黑虎的冤抑,就伸雪无时了。目下朝廷选妃,倒算个奇遇。故此为父的一闻此信,心中就想起女儿的面貌不弱于王嫱,不下于貂蝉;那些五音六律、南北九宫、箫管丝弦,无一不精。若然进了,何愁不中!所嫌老夫是丞相,不好意思,只道我以女媚君,岂不被僚友耻笑?”

小姐道:“爹爹,既然有此机会,孩儿敢不遵依严命!孩儿只要报得哥哥的冤仇,无不听从。”

丞相道：“好！难得我女儿孝义，但恐日后被人谈笑。”

小姐道：“这倒不妨。只要爹爹请陈琳到来，与钱行席中，就谈及其事，将女儿的图取来与他看了。若是可以进得，他就不肯还图了，倘然中选，必有钦差来聘，日后那个敢评？”

丞相道：“果然女儿妙计，不羨陈平。如此且去备帖，请了陈琳到府细谈。”却是：

翠微深院选妲娥，玉殿岿岿呈画图。

一束老人来月下，数年威福满山河。

那陈琳领旨前往苏、扬一带访寻美女，已奏明明日起身。但云江南人物风流，不知可能果有绝色的美女。这教君命召，不俟驾而行。闲话休题，且到了苏、扬，再作理会。

忽见小内侍进来说道：“老公公，外面有庞丞相差来的家人，说请陈公公去钱行，名帖在此。”那陈太监接过名帖一看，说道：“好奇怪！这老庞在朝，极自夸大，见了咱们不在眼里的，为何今日与咱钱行？想是他如今晓得朝廷与咱心腹，故此他也来奉承。咳，老庞，你真个势利！”

雪中送炭人间少，锦上添花世上多。

却是世情看冷淡，果然人面有高低。

那陈琳道：“既然老庞请咱钱行，只当去扰孙子的。真正早上不做官，晚间不作揖。”陈琳道：“孩子，你去对他家丁说：承你太师相请，少顷就来。”小内侍回复了家丁。只见那陈琳：

头戴一顶抢龙的帽，身穿一品的蟒袍，腰围的金镶白玉绦，足上乌靴粉底，手抡一柄马尾的拂尘。

那陈琳穿了公服，踱出厅来，坐了一匹五花马，带几个小内侍，来到相府。通报里边，那庞丞相接了进厅，相见了一番，分宾坐下。



呼家将

陈琳道：“承老太师见召，敢不赴趋。”太师道：“岂敢！老夫闻公公奉旨出京，特备水酒一杯，屈驾光临，聊伸一饯。”

陈琳道：“又要太师费心。”那二人登席，两旁站立了一班女乐，筵前歌唱了一番，各各赶避进去。

丞相道：“陈公公，目下钦差先从那一处寻访？不知如何美貌，合得圣意？”

陈琳道：“老太师有所不知，不过温厚崇礼，自然福大。”

庞丞相道：“妙阿，只要福大，必合圣意，这陈公公讲得极妙。若取温厚载福，老公公何必舍近而图远？”

陈琳道：“老太师，倒要请教，难道洛阳就有？”丞相道：“怎么没有？老夫现有画图在此。”

陈琳接来一看，便道：“老太师，这是谁家的丽贞？”丞相道：“这教不远千里而来，可能进得？”陈琳道：“莫非就在府上？”

丞相道：“然也。”

陈琳道：“这位丽贞，与老太师什么称呼？”

丞相道：“这位丽贞，不瞒陈公公说，却是小女多花。”

陈琳道：“原来是小姐，阿呀呀，咱倒失敬了！请教丞相：令爱今年多少贵庚？”丞相道：“才交十六岁了。”

陈琳道：“今日亏得丞相说起，见了画图，好去进呈，定得上选。不然，岂不耽误了小姐？如今不妨，明日待咱贲了画图就进，包管老太师是国丈，小姐是贵人。”

丞相道：“全仗公公仁力！”

那陈琳取了画图，别了丞相回府，专等仁宗升殿。陈琳奏道：“臣蒙万岁差觅美女，昨值庞集钱送奴婢，谈及美人，他将女儿多花的真